

孔子的“贵生”思想

马玉陇

(南京大学哲学系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, 江苏 南京 210023)

[摘要] 孔子的“贵生”思想是以“仁爱”为核心,包括“贵己”、“贵群”、“贵天”三个方面。“贵己”主张人的内心和谐,保持平和、恬淡的心态,正确处理人自身的问题;“贵群”主张以“仁爱”为本,以“礼”为保障,通过“忠恕”达到“和”的局面,“贵群”是处理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;“贵天”包括敬畏自然,尊重自然,融入自然,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。孔子的“贵生”思想作为我们精神财富的来源,对我们解决当下社会的诸多问题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。






[关键词] 孔子;生生;贵生






[中图分类号] B222.2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671-6973(2017)02-0024-05

“生生”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要范畴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。“生生”一词出自《易经·系辞》:“富有之谓大业,日新之谓盛德,生生之谓易。”“生生”指“生”而又“生”,即不断生成,永无止息的过程。天地也以其不断创造、发育、培养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而表现了儒家“仁”的最高形态——“生生之德”。由此,不仅人世间的一切均被看作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,而且上达于天宇、横阔于万物,也无一不被大化流行的生生之意所充满。立足于仁之通内外、贯天人的感通遍润的发用,中国文化追求一种人之自我身心、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人与超越之天道的普遍和谐。^[1]

根据国内著名学者,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承贵教授的《生生: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》一文中,儒家“生生”学说体系由六部分构成,亦称儒学“生生”之学六要义:一、创造生命,二、养育生命,三、保护生命,四、成就生命,五、尊重生命,六、圆融生命(创生、养生、护生、成生、贵生、圆生)。^[2]李承贵教授对“生生”这两个字的含义解释为:一个是从字形上看,它像小草从土里面长出来。(“生”,甲骨文是指事字,在草叶下面加一横表示地面的指事符号,表示新芽破土而出。有的甲骨文用“土”

代替表示地面的指事符号,成为会义字:=+,新芽+,地面,明确草和土的关系。造字本义:草木破土萌发)。所以说“生生”最基本的含义是破土而出,是从无到有。第二个含义,“生生”是动宾结构,前面一个字作为动词,后面一个字作为名词,“生生”可以作为创造生命、滋养生命、保护生命这样去理解。第三,它是一个复词,生生不已,就是不绝、不断的意思。第四,“生生”作为一个形容词,有生机蓬勃、生意盎然的含义。^[3]儒家的“生生”思想作为中国传统“生生”思想的主要思想来源,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积极的作用。如何理解和吸收这一思想的精髓,对于当前解决一系列的社会矛盾,建构社会和谐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。本文受李承贵教授儒学“生生”思想的启发而展开。

“贵生”,一是反观自我,尊重自己,爱自己的亲人(贵己);二是要求尊重他人,尊重社会,遵守社会道德规范,敬畏法律(贵群);三是尊重自然、热爱自然,融入自然(贵天)。孔子的“贵生”思想的实质是一种关系状态,一种价值取向,更是一种精神境界。在研究孔子的“贵生”思想时,要从关系状态、价值取向、精神境界的角度展开。

[收稿日期] 2016-10-20

[作者简介] 马玉陇(1975-),男,甘肃景泰人,南京大学哲学系,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,研究方向:中国哲学,南海宗教文化。

“贵生”首先是解决人的身心问题,要求人内心的平和。人的身心是否健康,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状态,人的身心健康和谐了,才会实现个人与他人、人与社会、国家、人与自然的和谐,如果没有人内在身心的和谐,“贵生”注定只是表面的。那么,如何达到“贵生”的精神境界呢?孔子认为要反观自我,清净人的内心,使自己达到一种清明的状态,就是我们所要讲的“贵己”。这样“贵己”就成为孔子“贵生”思想的起点和精神境界了。

一、贵己

当弟子司马牛问孔子怎样的人算是“君子”时,孔子答曰:“内省不疚,夫何忧何惧?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,孔子认为“贵己”首先是有“内省”意识,认为“君子”要做到上不愧天地神明,下不忤世事良知,通过自我反省、做到问心无愧,也就是孟子所说的“君子有三乐……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人,二乐也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孔子不担心是否“不忧不惧”,而是更注重个人的内省,“见贤思齐焉,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;“已矣乎,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;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;所以曾子亦说:“吾日三省吾身: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。子曰:“君子道者三,我无能焉: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”,子贡曰:“夫子自道也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,这亦是孔子自身的写照。孔子的这种内省式自我清净的“贵己”人生观,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个人心理问题的解决是非常有益的。

孔子认为“贵己”还要存有敬畏之心,子曰:“君子有三畏,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,孔子认为只有心怀有敬畏之心的人,才会敬畏生命,敬畏德行,敬畏法律,敬畏自然。敬畏之心的实质是一种现实理性主义精神,樊迟问知,子曰:“务民之义,近鬼神而远之,可为知矣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孔子认为“知”(智)就是致力于人世间该做的事情,对鬼神报着敬而远之的态度。一方面是“务民之义”即着眼于人间事;另一方面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对于我们不太清楚的事情,心存敬畏地把它放在一边存而不论。这也充分地表现了孔子的理性主义精神。

其次,孔子认为“贵己”要保持平和、恬淡的心态来正确处理个人与欲望之间的关系,孔子认为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“富而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显然,孔子本人并不排斥个人的正常欲望,但在对

待欲望时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,他说:“君子有三戒,少之时,血气未定,戒之在色;及其壮也,血气方刚,戒之在斗;及其老也,血气已衰,戒之在得。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,他主张对待个人欲望要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要求人们在追求情欲时,在追求物质利益时,要把握适度的原则,恪守“中道”。孔子还批评四种恶德,在《论语·宪问》中记载: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,可以为仁矣?”子曰:“可以为难矣,仁则吾不知也”,也就是说作为个人,你不能贪得无厌,不能把追求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,更不能见利忘义。

最后,在如何“贵己”问题上,孔子主张理性自觉,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儒家认为人之所以没有成为仁人,不是没有这个能力,而在于觉悟和追求,所以孔子说“为仁由己,而由人乎?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,“仁远乎哉?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所谓“由己”,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,当人有了“仁”的自觉,才会有“仁”的主动,有了为“仁”的自觉性和主动性,才能达到“我欲仁斯仁至矣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

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,在于人有道德理性自觉,“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?我未见力不足者也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一个自觉主动的“仁”者,不仅知仁,更要好仁、乐仁、乃至安仁,孔子把“仁”作为自己的人生观,内在的道德律令。所以孔子以“仁爱”为中心,推演出: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,认为这是国家稳定的根本。

孔子把“贵己”确立为“仁”的根基。有子曰:“其为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,鲜矣。不好犯上,而好作乱者,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,孝弟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,“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“孝悌”为“仁”之本,“孝悌”者,在家侍奉父母曰孝,尊重兄长曰悌。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所讲的“仁”的根本,首先就是爱自己的亲人。在《中庸》中也录有孔子之言:“仁者,人也,亲亲为大”,“仁”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,以爱自己的亲人为人之根本。孟子也赞同孔子的观点,认为“仁”基本涵义首先是“亲亲”,认为“仁之实,事亲是也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,“亲亲,仁也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

在现实世界中,人们出于私利目的,常常背负着诸多功利的爱,这样的爱并不是孔子讲的“仁

爱”。因此,人首先是正心、修身而后才是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人只有尊重自己,爱自己,从个人内在的正心修身出发,人清静内心之后,人们从家庭进入社会再到自然,人们才会尊重社会,尊重自然。这样“贵己”就成为“贵群”的内在要求。

二、贵群

孔子将“仁”作为人内心道德理性的原则,作为“仁”的表现之一的“贵群”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人的义务,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社会关系和谐融洽才是“仁”的本真体现。所以,“贵群”不仅是血缘关系的道德原则,也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原则。“贵群”原则是成为人的道德理性的自觉,子贡曰:“如有博施于民,而能济众,何如·可谓仁乎·”子曰:“何事于仁,必也圣乎!尧舜其犹病诸!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,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“仁爱”是爱的扩充,所以由爱自己而扩充爱父母、爱子女,推而爱一切老年人、幼年人,达到人我一体,以自身为喻,尊重他人,尊重社会,即是行“仁”之道。

“贵己”是爱人,“贵群”也要爱人。樊迟问仁,子曰:“爱人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不仅爱自己的亲人,而且要“泛爱众”,爱亲人之外的其他人,子曰: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弟,谨而信,泛爱众而亲仁……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不仅要“孝悌”,在家里孝顺父母,在外要敬爱兄长,而且要博爱众人即“泛爱众”,也就是说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,还要爱他人。爱自己的亲人相对较容易,而要爱亲人之外的他人则需要一定的道德理性的自觉。

在处理个人与他人,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,在“我”的周围,除了亲人之外,还有许多类“我”的父母兄弟姐妹般的人。他们虽非“我”的亲人,却也与“我”的亲人有“类”的相似性,“亲亲”之情使得人产生“老吾老,及人之老;幼吾幼,及人之幼”的情感衍生。因此,“非我”是亲人之外的他人,“我”对他们也应有爱护、关心、帮助和同情之爱。^[4]孔子认为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“双向互动”关系中达到的相互尊重,子曰:“仁者爱人,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人恒爱之,敬人者人恒敬之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,孔子主张在贯彻“贵群”这一原则时,不只是“亲亲”之爱的扩展后的单方向的施与,而是在他人接受和感受爱的同时回报社会。可见,“贵群”成为处理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原则。

孔子主张“仁”由“亲亲”推及“爱人”的“贵群”原则的同时,提出了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措施:“忠恕”之道。关于“忠恕”思想在《论语》中有多处记

载:“子曰: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,能近取譬,可为仁之方也矣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;“仲弓问仁,子曰: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;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……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;子曰:“参乎!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:“唯”。子出,门人问曰:“何谓也?”曾子曰:“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道就是忠恕之道。

所谓“忠”就是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就是尽己之力以助人,就是自己想要立身于世,也要使别人立身于世。自己想要富贵通达,也要让别人富贵通达。能够由己心推知人心,通过角色互换的心理体验,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;而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就是不以己之好恶施于人,为“恕”即自己不想要的,也不要强加于别人。将心比心的要求自己的不欲之物,不能以自己的欲望强加于他人。“忠”与“恕”是“仁”的两个方面,是以仁爱之心对人,体现了个人对他人的尊重,这就是孔子的“贵群”原则贯彻过程中的“忠恕”思想。这一原则不仅构成了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与基础,也是人们共有的理性意识,同时也成为人们调和人际关系的自律准则。可见,“贵群”就是行忠恕之道,就是行仁道。

孔子还特别强调“和”与“礼”是“贵群”关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。儒家将以“和”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,使之成为可操作的“礼”。在“和”的同时注重“礼”,注重社会的制度、规范、法律,孔子认为“乐者,天地之和也。礼者,天地之序也”。^[5]

“礼”的作用是通过“人和”来实现社会和谐的,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。孔子的“贵群”思想,就是要建立“有礼”和谐的人际关系。他说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有德行的人讲求遵循道德基础上的和谐,而不是盲目的随从。又说:“君子矜而不争,群而不党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就是说,有德行的人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,保持和谐而不是结党营私,才称得上君子。孔子还明确主张,君子要能够宽厚待人,与他人和谐相处,孔子提出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,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?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,又说:“远人不服,则修文德以来之,既来之则安之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,主张以文德感化,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,这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。

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是“仁”,而“仁”的客观标准则是“礼”——“克己复礼为仁”,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,在既定的位置上以“礼”的标准

遵守社会规范、制度、法律,如父要慈,子要孝,友要信,臣要忠,君要善,要爱民,等等。“克己复礼为仁”的详细含义还包括对人们所有言行举止的规范,这便是孔子对弟子颜回说的: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“礼”既表现为规范化的文明仪态,也表现为在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定型的许多具体仪式。文明的仪表标志着一个人的素养,对具体礼节仪式的熟悉则可以使人在一切社交场合中都能应付自如。作为“礼”的制度是一种规范,对人具有约束作用。“礼”的关键是把制度的规范与主体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自觉接受统一起来。^[6]所以,孔子认为,对礼的学习和实践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起码条件。他告诫自己的儿子说: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。“礼”就是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恪守既定的社会关系,同时也赋予他们一定的道德责任。在孔子看来,“礼”是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,这样,遵礼守法在提高社会成员道德境界的同时,使整个社会秩序文明和谐。

孔子提出用“和”与“礼”来协调个人与他人、社会的关系,在“贵群”的社会环境中达到“和”的局面。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处理社会矛盾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案。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同时,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此基础之上的贯彻和实践。如果人们都恪守“贵群”原则,履行其道德责任,社会就稳定;反之,秩序受到破坏,社会便动荡不安。

三、贵天

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时追求“天人合一”,孔子将人类和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,主张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 系,达到“天人和 谐”的境界。从本质上看,孔子的“贵生”思想就是要探索人之所以为人、社会、自然界运行的基本规律。孔子的“天”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变化规律,子曰: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?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,孔子认为“天”是包括四季的运行,万物生长在 内的自然界,作为自然界的“天”是最高 的存在,“天”的功能就是使人类与万物运行和生长的自然界变化规律。^[7]孔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代表,作为一位智者,其“贵生”思想贯穿于他所追求的“天人合一”理想之中。

孔子认为要达到“天人合一”,必须敬畏自然,尊重自然,融入自然,孔子说:“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在孔子看来,“天”是最高得存在,所以人要心存敬畏,“迅雷风烈,必变”(《论语·乡党》),孔子听到迅疾的雷

声和遇到猛烈的风势时都会改变神色以表敬畏。孔子把“畏天命”列为君子三畏之首,“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,认为不敬畏自然及其规律就会得罪天,得罪了天,祷告也是没有用。孔子认为“贵天”就要尊重天地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,他提出“钓而不纲,弋不射宿”主张只用鱼竿钓鱼,不用网拦河捕鱼,并反对射猎夜宿归巢之鸟,很显然,他反对人类的滥捕滥猎,破坏生态平衡的。孔子思想中不仅仅体现出敬畏自然,更为重要的是孔子还倡导要尊重自然。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。

孔子思想中的“贵天”是与“贵己”和“贵群”是紧密联系的。在孔子这里“天”虽然是最高的存在,孔子认为人还是能够认识它,“唯天为大,唯尧则之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孔子说到自己“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……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,孔子认为人是可以认识自然规律的(知天命)。

首先,孔子“贵天”思想提出热爱自然。他说: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这里的“乐”就是喜欢、就是爱。山与水是自然界的象征,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载体,爱山爱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表现,是儒家追求的“天人合一”境界的具体体现。“子在川上曰:‘逝者如斯夫!不舍昼夜。’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,对此朱熹诠释为:对天地之化,往者过过来者续,无一息之停,……莫如川流。”并引伸出天人关系:“于此发以示人,欲学者时时省察,而无毫发之间断也。”^[8]朱熹认为孔子体验到了天地之化,莫如川流,由川流联想到人生,从中体会到自然就是生命之流行,人与自然界是和谐的整体。

其次,孔子“贵天”思想还主张人应当向自然学习,从中了解自然界的生命意义,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。《论语》开篇就讲:“子曰:‘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!’”,朱熹注曰:“习,鸟数飞也。学之不已,如鸟数飞也。”，“习”字就是从鸟儿练习飞行中得到的启发。^[9]子曰: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。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通过对松柏在严寒中挺拔不屈、巍然屹立性格的颂扬,歌颂了自然界一切植物的顽强生命力,并带给人类以生命的活力。孔子认为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要“得其时”,就是要尊重自然,子曰:“色斯举矣。翔而后集曰:‘山梁雌雉,时哉时哉!’子路共之,三嗅而作。”(《论语·乡党》),孔子与学生们行走在山林中,遇见一群野雉,说这些雌雉得其时呀!说它们“得其时”,是肯定它们在山林中所过的不受人 类威胁的生活,为大自然增添了生命的活力,而人不能得其时,因而叹之。

最后,孔子主张人应以“贵天”之心融入自然,成为自然的一部分,而不是自然的主人。即所谓“推己及人”,“成物成己”。《中庸》说到: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”。关于这一点孔子在与学生畅谈人生理想时,有极为精彩的对话: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:“以吾一日长乎尔,毋吾以也。居则曰:‘不吾知也。’如或知尔,则何以哉?”

子路率尔而对曰:“千乘之国,摄乎大国之间,加之以师旅,因之以饥馑;由也为之,比及三年,可使有勇,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。

“求,尔何如?”

对曰:“方六七十,如五六十,求也为之,比及三年,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,以俟君子。”

“赤,尔何如?”

对曰:“非曰能之,愿学焉。宗庙之事,如会同,端章甫,愿为小相焉。”

“点,尔何如?”

鼓瑟希,铿尔,舍瑟而作,对曰: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
子曰:“何伤乎?亦各言其志也!”

曰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

夫子喟然叹曰:“吾与点也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

可见孔子是极力赞赏曾点所说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。曾点所描绘的美好生活,与儒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“天人合一”理想不谋而合,难怪孔子在听了曾点这番话后,不禁喟然叹曰:“吾与点也”,说明他主张人类除了敬畏自然,尊重自然,更应要亲近自然,融入自然,在自然中寻找生活的乐趣,说明孔子“贵天”的最大理想就是实现儒家的“天人合一”。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,我们在感慨向往的孔子理想的同时,不禁要深刻反思、反省:当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,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,我们当下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为,是否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?

四、结语

儒家的“生生”之学作为理解宇宙万物的根本

方式,是儒家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,也是儒家自觉的学说追求^[10]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“生生”思想在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过程中,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。其中“贵生”思想是孔子“生生”思想的集中体现,也是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。

具有人文主义关怀“生生之学”以“生生”为内核的儒学,自然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体系。因此,将人文儒学确定为当今儒学的本体形态也具有儒学义理之根据。儒学既是一种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,又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。^[11]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,解决诸多的社会矛盾若能从“生生”理念出发,植根、继承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努力培养人的理想道德人格,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,努力创造“生生”的社会,“生生”自然,用儒家的“贵生”思想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自身、个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,继而达到人与社会、自然的和谐统一。

〔参 考 文 献〕

- [1] 李翔海. 生生和谐:重读孔子[M]. 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1996:125.
- [2] 瞿慎良. 儒学:“生生”之学的人生智慧[N]. 新华日报, 2013-6-19(B07).
- [3][10] 李承贵. 生生: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[J]. 学术研究,2012,(5).
- [4] 李承贵. “人文儒学”何以可能[J]. 学术月刊,2010,(7).
- [5] 施忠连. 四书五经鉴赏辞典(礼·乐记)[M]. 上海:上海辞书,2005:459.
- [6] 叶碧. 从“仁”“礼”“和”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[J]. 浙江社会科学,2007,(2).
- [7] 蒙培元. 人与自然——中国哲学生态观[M]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2:95.
- [8][9] 朱熹. 四书章句集注[M]. 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2:46,99.
- [11] 刘丽斌,李振纲. 从“生活儒学”到“生生之学”——李承贵十年来儒学研究进路及其开新[J]. 学术评论,2015,(1).

(责任编辑:谢光前)

(下转第 82 页)